



黄河岸边的文化溯源之旅

□席波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亘古的岁月中奔腾而来,她是大地的血脉,是文明的摇篮,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我怀揣着崇敬与向往,踏上了追寻黄河足迹的旅程,目的地是郑州。我渴望在这里与黄河接触,感受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磅礴的自然力量。

抵达郑州,顾不上旅途的疲惫,我急切地前往黄河风景名胜区。它位于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的黄河之滨,南依巍峨岳山,北临汹涌黄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处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胜地。

踏入景区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恢宏的炎黄广场。广场上,炎黄二帝的巨型雕像高耸入云,宛如两位巨人坚定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座雕像堪称国内最为雄伟的雕塑之一,其建造过程耗时长达20年,雕像巧妙地利用82米高的向阳山作为像身,又在山顶精心雕琢了18米高的头像,总高度达到令人惊叹的100米。炎黄二帝坐南朝北,目光深情地凝视着滔滔黄河,仿佛在向世人诉说华夏文明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巨像前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四周松柏环绕,郁郁葱葱。场地中央,一座庄严肃穆的祭坛拔地而起,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从祭坛到塑像的轴线上,一条长达200米的神道蜿蜒伸展,仿佛一条连接古今的时光隧道,引领着人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探寻华夏文明的起源。

沿着景区的景观道继续向北,终于,黄河的身影出现在眼前,那奔腾不息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数千年来,黄河水就这样奔腾不息,见证了无数的朝代更迭、战争与和平,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明的孕育者。

紧靠着黄河风景名胜区的京广铁路大动脉旁,两座横跨黄河天险的铁路大桥格外引人注目。一座建于清朝末年的1899年,由清政府聘请法国、比利时资本家联合承建,历时五年零一个月建成,它承载着中国近代百年的兴衰荣辱,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洗礼和战火纷飞,每一根钢梁都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另一座建于1958年,是我国完全自行设计修建的,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就顺利竣工,创造了黄河建桥史上的奇迹。这两座桥,不仅是交通的枢纽,更是时代变迁的生动写照。

黄河,以波澜壮阔的气势和无私

的奉献精神,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正如晋成公绥在《大河赋》中所赞美的那样:“览百川之洪壮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兮,出积石之嵯峨。”

在黄河风景名胜区的中心景区五龙峰山腰,有一座象征黄河哺育中华民族的汉白玉“哺育”塑像。这座塑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一位慈祥的母亲怀抱着婴儿,眼神中充满了爱意与温柔,生动地展现了黄河母亲的伟大与慈爱。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中华民族,象征着黄河对华夏儿女无私的奉献。很多来到景区的游客,都会被这座塑像所打动,纷纷在此驻足留念。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黄河的成因、历史与文化,黄河地质博物馆是不二之选。这是一座集科普教育、科学研究、标本收藏、观赏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地质博物馆。它以科普、互动、体验、参与为特色,运用声、光、电、多媒体等现代化手段,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黄河、黄土、黄土高原、黄淮平原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走进博物馆,仿佛穿越时空,目睹地球尤其是这片土地漫长而复杂的地质演变。在这里,我深刻认识到“人类、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黄河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

为了更全面地领略黄河的雄浑壮阔,我决定乘坐景区的索道。黄河索道位于景区西侧,宛如一条空中巨龙,纵跨融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五龙峰、骆驼岭两大景区。索道下起著名景点——哺育广场,上至俯瞰黄河最佳处——大禹山,全长1700米。当我乘坐索道缓缓上升,脚下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和连绵起伏的山峦,身临其境的震撼感和征服感油然而生。从高空俯瞰,黄河如一条金色的巨龙蜿蜒盘旋在大地之上,河水汹涌澎湃,气势磅礴,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虽然我在黄河风景区的游览时间不到半日,但这短暂的时光却让我对母亲河充满了敬畏之情。站在山巅俯瞰,黄河在这里阔泻出山,平注中原,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界线就在附近的桃花峪。山下的河面宽阔无比,可达七八里宽,宛如一条巨大的黄色丝带飘荡在中原大地上。而上游的河床则狭窄深邃,如丝如线,与下游的宽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我不禁感叹:“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她不仅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源泉。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大河奔流——我与黄河文化地标”
征文投稿邮箱:qlwbfnjzg@qq.com

□冯骏祺

李白有诗传后:“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世人又说黄河是亘古不变的,是浩浩汤汤的,是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沧海一粟,吾生须臾。它是狂暴汹涌的,它是哺育万民的,它是黄土地上宽宽的泥沙河,也是无数文人笔下奔腾与平静、短暂与永恒的象征,黄河是颇有性格的。

三春暖时,黄河早已解冻复苏,也是华北土地上的人们舒活筋骨、抖擞精神的好时节。于是,爸妈带着姥爷去东阿看黄河。我在汽车后座看向姥爷,80岁的年纪头发稀疏了很多,眉毛都看不清了,耳背得厉害,脸上黄褐色的老人斑很多,皱纹比前几年更明显,像是多翻了好几个褶子,眼睛倒是亮得很。姥爷注意到了我的注视,扭过头笑了笑,我点头也笑了。姥爷是土生土长的田地人,缄默但总有深沉的爱,小时候每途回姥爷家,姥爷总会掏出他们一口不动且包装靓丽的饮料零食,这些都是属于我和小表弟的。要回城里了,醋泡蒜、酸白菜,还有咸菜



姥爷与黄河



2024年摄于聊城东阿艾山卡口

疙瘩,好几泥坛子精挑出来用干净纸包好捆好,提到车上。“这咸菜又不值几个钱,提这么多干吗?”“自己地里长的,自己腌的,恁爱吃。”

刚进了东阿界,黄河之水远远就能看见了,河道很宽,河水不急,水量不大。“姥爷你知道吗,这黄河里的水流的还是青藏高原上几千年的冰雪化的,这泥沙是黄土高原上的泥土地冲下来的。”我自认为姥爷熟悉雪水和土地,姥爷没再吭声,“你姥爷没去过青藏高原,也不知道黄土高原”,爸爸停下了车。

艾山卡口,西距东阿县城12公里路,是整条黄

河下游的河床最窄处,仅270米有余,脚下的艾山与对面的外山形成一道天然的卡口,黄河河床在这里陡然变狭变窄。华北春天干旱少雨,浪头不大,扑打在脚下几十米高的石坝上,石坝远看是河道凸出的部分,与对面凹处呼应,是河流泥沙堆积和冲刷的结果,拥挤的黄河部分回流,与再次涌来的黄河水撞个满怀,河水相冲和扑岸的声音异常激烈,因为水带着泥沙,浑浑浊浊听不清反而让水的喧哗声更加低沉,似鼓槌轻轻击鼓的声音,或是汤粥翻涌的声音。我对声音比较敏感,姥爷却只是久久注视着河面,河水隐隐有漩涡,漩涡的正中却似乎平稳流动并无激荡。当然,我从书上知晓,河面的波澜不惊之下往往是暗流涌动,我大概能猜到姥爷在想什么,可能河水旋而又旋的波纹比家里暑日之时去水库冲凉所看到的波光粼粼更好看吧。

有诗咏艾山卡口曰:“秋观浪涌冬观冰,正月十六放河灯。黄河鲤鱼跳卡口,艾山脚下锁蛟龙。”春天的黄河也有可游之处,日光不焦,阳光正媚,两边老树新叶正茂,春风又绿了黄河两岸,忙忙碌碌的农人和悠闲肆意的游客在两岸撒豆般随处可见,村口路旁老人又互相念叨着谁家没熬过这个冬天,谁家又添了几个人口。

“姥爷,这河道才通了两百多年,时间可不长。”我又卖弄起自己新学的知识,声音不大,怕姥爷没听清,刚想再重复一遍,“两百多年啊”,老爷子数字倒是听得清晰。我笑着回头看姥爷,这次姥爷没笑,正了正帽子,宽厚的大手把我往后拉了拉,怕我掉到下面这激流之中。我扶着他上坡,他又轻推开我,背着手探腰往前走,还小心地掸了掸裤腿上的浮土,姥爷的脾气我也猜不透,是矛盾的。

姥爷胸怀不大,最挂念的是儿孙和土地,种完地之后要浇一遍地、喷头茬药,浇地的时候水管汨汨冒着清凉的水,姥爷拉过我来说:“这浇地的是地下水,也是黄河水。”姥爷识字,做过村会计,记得最清的是各家田地数,家旁哪条河道源自哪里也门儿清。

华北平原上有无数个姥爷,姥爷面朝黄土背朝天,吃黄河水下的雨,吃黄河水带来的肥沃,姥爷嫌弃我们这一代住高楼不接地气,我觉得姥爷说的是。那一坛坛醋泡蒜、酸白菜、咸菜疙瘩是接地气的,水是黄河水,菜是黄河菜,连泥坛子都是黄河泥。